

唐詩選注評鑒

下卷

刘学锴 撰



中州古籍出版社

014031887

1207.227.42

55

V2

刘学锴
撰

唐詩選注評鑿

下卷



1207.227.42
55
V2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北航

C1720142

张 巡

张巡（709—757），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一说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开元二十四年（736）登进士第。天宝中，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调真源令。安禄山反，起兵讨贼，后至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与太守许远合力坚守。至德二载，因功授金吾将军、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拜御史中丞。叛军围睢阳经年，巡等并力死守，对屏蔽江淮、维护唐王朝生命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至德二载十月，终因粮尽援绝而城陷，与许远、南霁云等将领先后被害。巡博通群书，为文章援笔立就。今存诗二首，文三篇。两《唐书》有传。韩愈有《张中丞传后叙》。

闻 笛^①

岩峩试一临^②，虏骑附城阴^③。不识风尘色^④，安知天地心^⑤！营开边月近^⑥，战苦阵云深^⑦。旦夕更楼上^⑧，遥闻横笛音^⑨。

[校注]

①作于坚守睢阳城期间。从“战苦”句看，当作于睢阳保卫战后期，约至德二载秋。诗系夜登城楼闻笛而作。②岩峩（tiáo yáo），高峻貌。此指城楼。③虏骑，指安史叛军。因其多为胡人，故称。附，紧贴。城阴，城北。北面背阴，故云。《通鉴·至德二载》：七月，“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睢阳城至是食尽……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八月）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巡守东北，远守西南”。因巡分守城之东北，故见“虏骑附城阴”。④风尘色，形况战尘弥漫的愁惨之色。⑤天地心，犹天下心，指民心的向背。二句盖谓经历体验战争之艰苦惨烈，方深感天下人心仍归向唐朝。这是在长期坚守危城中所获得的体验与信念。或引《易·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谓此卦六爻中爻皆阴，所谓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则“天地之心”似在于绝处逢生，凶而后吉。⑥营，《全唐诗》校：“一作门。”边月，边塞的月色。因“虏骑”深入中原内地，睢阳已成边疆，故感到营门之外的月亮已成“边月”。⑦战苦，张巡《谢金吾表》：“臣被围困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馀战。”阵云，犹战云。⑧旦夕，早晚。更楼，城上夜间报更的楼。⑨横笛，《旧唐书·音乐志二》：“横笛，小篪也……《宋书》云：‘有胡篪出于胡吹。’则谓此。梁《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旁儿。’此歌辞元出北国。”古笛多用竖吹，横笛本为胡吹。此句“遥闻”

之“横笛音”亦围城之胡兵所吹。

[笺评]

高棅曰：此篇守睢阳而作也。睢阳忠节之士，其表见于世者，非以文墨，而诗可见者，使人诵之加敬。（《唐诗品汇》卷六十三）

王穉登曰：第二联不可磨灭。结句方见笛，题中有军中字无疑。（《唐诗选》参评）

程元初曰：张巡此诗感慨愤激之至。三、四即武侯“不计成败利钝”之诚心也。（《盛唐风绪笺》）

李维桢曰：忠精节义，凛凛独生。（《唐诗集》）

钟惺曰：（“不辨”二句）裹成一片，流出真诗。（《唐诗归》卷二十三）

谭元春曰：（末句下评）只结一句“闻笛”，觉上数语皆闻笛矣，妙手。（同上）

唐汝询曰：此守睢阳登楼以窥敌之虚实，闻其营笛声而兴感，因以“闻笛”命题。言试登高以临敌，乃虏骑方屯聚于城之北也。贼势如此，则当身犯风尘，辨其气色，庶知上天降乱之意。苟不辨风尘之色，安知天地之心乎！言当躬亲其难也。然国步危矣。夫睢阳内地也，今门开而近边月，苦战而多阵云，闻旦夕笛声，而虏之凭陵可想，能不深为之虑哉！睢阳死义之士，非以诗名，而其诗亦壮，读之凛然。（《唐诗解》卷三十七）

张震曰：余观则巡之忠节，上贯日月，固不待文章显。其奋扬士气，闻之尚令人兴起感慕，况文章乎！（《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五律》）

陈继儒曰：死义之士，其词壮。（同上）

周珽曰：张公忠烈，令万古瞻仰感悼如此。并其守睢阳诗备录，以为读书治禄者劝。（同上）

王夫之曰：一事开合，弘深广远，固当密于柴桑，纯于康乐也。（《唐诗评选》）又曰：三、四下句简妙，寓曲于直，不许庸人易解。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同上）

吴乔曰：张睢阳《闻笛》诗及《守睢阳》排律，当置《六经》中敬礼之，勿作诗读。（《围炉诗话》）

吴昌祺曰：（三、四句）言贼势如此，不但风尘愁怀，并不知天地之意若何。（《删订唐诗解》）

叶葵曰：其节义如庶姜，其气概如南仲，可风可雅。（《唐诗意》）

王尧衢曰：此诗不必分解，直抒闻笛时苦心。“岩晓试一临，虏骑附城阴”。公守睢阳，登更楼而望敌，见敌骑方屯聚于城之北，时因闻笛有感而作此诗。“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公以孤城困守，抗百万之贼兵，至罗雀掘鼠，杀妾食土，而不变更其

守，此是何等风尘，何等天地！即使辨得风尘动静，知得天心向背，更待如何？故惟此百炼精忠，以身殉国，而不必辨风尘之气息，不必知天地之何心，不顾安危，不计成败，惟以公忠自矢而已。读此知先生铁石心肠，凛然如在矣。“门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此是闻笛时军中之苦景也。“战苦阵云深”，想风云惨淡。“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声。”只结一句闻笛，上数语皆闻笛矣。（《古唐诗合解》卷八）

沈德潜曰：一片忠义之气滚出，“闻笛”意一点自足。三、四言不识风尘之愁惨，并不知天意之向背，非一开一阖语也。宋贤谓伯夷、叔齐欲与天意违拗，正复相合。（《重订唐诗别裁集》卷十）

顾安曰：古来忠义之士，全是一段愤激之气做成。试看此诗三、四，说遂令风尘至此，我不知天地诚属何心。连天地都不服起来，此是何等力量。战阵之间，吟咏自得，其才其胆，千古一人。（《唐律消夏录》卷四）

宋宗元曰：（“不辨”句）忠肝若揭，结句点出。（《网师园唐诗笺》）

吴瑞荣曰：精气结成，读之又觉一腔忠勇流散四十字外。（《唐诗笺要》）

余成教曰：“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忠义之气，溢于言表。（《石园诗话》）

[鉴赏]

张巡虽不以诗名，但他的这首《闻笛》却是可以传世的佳作。作为睢阳保卫战的亲历者和主帅，他的这首作于保卫战后期睢阳城已危在旦夕时的诗，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这首诗却并不单纯因张巡其人、睢阳保卫战其事而传，而是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岩峩”本状山之高峻，这里即借指高峻的城楼。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他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目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张巡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不识风尘色，安知天地心？”颌联接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借指战争。“不识”“安知”，因果关系显然。两句意为：如果不亲身经历体验抗击叛军的战争之艰苦惨烈，又如何真正认识到天下民心的向背呢！这是作者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张巡、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

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张巡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此诗的成功，主要即缘此联的有力支撑。

“营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腹联转写登临所见。睢阳处于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边塞之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一“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一“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方点明登楼闻笛，暗透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腹联是写登楼所见，颌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旦每夕皆闻。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被围危城的一种四面楚歌式的气氛，“闻”中自有所感，但作者却只轻点即止，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李 华

李华（715—774），字遐叔，赵州赞皇县（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三年（735）登进士第。天宝二年（743）登博学宏词科。十一载拜监察御史。安史乱中被叛军所俘，受伪职。两京收复，贬杭州司功参军。上元二年授左补阙，广德元年加司封员外郎，均不赴。广德二年，李岷领选江南，召入幕，擢检校吏部员外郎。永泰元年（765），因病去官，客隐楚州。大历九年卒。与萧颖士以文章名世，世称“萧李”。有《李遐叔文集》四卷行世。《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两《唐书》有传。

春行寄兴^①

宜阳城下草萋萋^②，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

[校注]

①据首句“宜阳城下”，诗当作于天宝八载至十载官伊阙尉期间。伊阙（今河南伊川县）地近宜阳。唐河南府福昌县本宜阳，武德二年更宜阳曰福昌。②萋萋，草茂盛貌。

[笺评]

唐汝询曰：草萋涧涌，花落鸟啼，景非不佳，所悲者寂寥无人耳。盖禄山乱后，人物凋残，故有是叹。韩偓诗云：“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影（按：当作‘烟’）空见花。”同感乱离而深浅自别。（《唐诗解》卷二十七）

陆时雍曰：“无人”“花自落”，语似重叠。（《唐诗镜》卷二十八）

何景明曰：写出情景俱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七律》引）

蒋一梅曰：闲适。（同上引）

徐用吾曰：华而不浮。（同上引）

叶羲昂曰：情致俱幽。（《唐诗直解》）

《唐诗训解》：“自”与“空”字，益见凄景。

陈继儒曰：四句说尽荒凉，却不露乱离事，妙。（《唐诗三集合编》）

邢昉曰：亦自鸟啼花落常境，直是风气迥美。（《唐风定》）

俞陛云曰：五绝中如王右丞之《鸟鸣涧》诗，《辛夷坞》诗，言月下鸟鸣，涧边花落，皆不涉人事，传神弦外。七绝中此诗亦然。首二句言城下之萋萋草满，城外之流水东西，皆天然之致。后二句言路转看山，屐齿不到，一任鸟啼花落，送尽春光。诗题标以“春行寄兴”，殆万物近观皆自得也。若元微之见桃花自落，感连昌之故宫；刘长卿因啼鸟空闻，叹六朝之如梦。同是花落鸟啼，寓多少兴亡之感，此作不落形气之中，忘怀欣戚矣。（《诗境浅说》续编）

刘拜山曰：写安史乱后郡邑凋残景象，只用一“自”字、一“空”字，便觉感喟不尽。（《千首唐人绝句》）

[鉴赏]

对这首小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一种以为纯写幽境，一种则以为写安史乱后人物凋残景象。后一种解读抓住三、四句中的“无人”“自”“空”等字，仿佛颇有依据。对待这种解读上的分歧，首先当然是尽可能考证清楚作诗的年代，如果确系作于安史乱前，则后说不攻自破。其次抓住诗歌本身的意境、格调，细加品味，也是正确理解诗的意蕴的重要途径。

李华的生平仕历，记述最早且详者，当为独孤及所撰《检校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独孤及生于开元十三年（725），卒于大历十二年（777），年辈与李华相近，又与萧颖士、李华同时提倡古文，同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作此序时，华已病而尚未卒。故序中所叙仕历，当确实可信。《序》云：“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天宝二年举博学宏词，皆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书省校书郎。八年，历伊阙尉……十一年拜监察御史。”是则华之任伊阙尉当在天宝八载（749）至十载这三年间。宜阳即唐之河南府福昌县，在伊阙县之西，同为河南府之畿县，地亦邻接。华在伊阙尉任三年，此诗当为在任期间近境游历所作。华其后宦历，均与宜阳无涉。故此诗作于天宝八载至十载之某年春殆可肯定。既如此，则所谓乱离景象云云，均属错会。

再来品味诗境。题为“春行寄兴”，可见诗人是一边行路，一边观赏宜阳城一带春天的景致，而心有所感触，故作诗以寄一时之兴会。全篇四句都是在且行且观中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和独坐静观默会之诗境纯为静态者不同。人是动的，景象也随着人的行动而随步换形，次第呈现，具有动态感与过程感，“宜阳城下草萋萋”，点出“春行”所经之地宜阳，“草萋萋”，正是春天草色碧绿、生长茂盛的生动写照，展现出春天到来时自然界的一片生机和盎然春意。次句写水。路旁的山涧曲曲折折，先向东流，随着地形的起伏，又复向西流淌。这正是“春行”途中所见到的景象，涧水东流复向西，人行亦随之东而复向西。涧水之流，纯由地形之曲折起伏而改变流向，自然而然，人在随涧而行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份观赏这种“自然而然”的景致的幽兴。

“行”字藏于“东流复向西”的流向中，“兴”字也自然寓含在这动态的观赏中了。

“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三、四两句，续写“春行”途中所见花落鸟啼景象。“一路”二字，点醒全篇所写均为“一路”且行且观所见，不独此二句为然。实际上“无人”“自”“空”等词语，亦贯串全篇，不但花自落，鸟空啼，草亦空自萋萋，水亦空自流淌也。然则，“无人”“空”“自”确实是全篇表情寄兴的诗眼，问题是所“寄”究竟是什么“兴”。乱离景象之说既与此诗之创作年代相悖，亦与全诗之格调不符。整首诗的格调，是轻快流走的，既符合“春行”途中且行且观的特点，也体现出诗人轻松愉悦的心情。草长花落、水流鸟啼，本是“春行”最常见的景物，但其中自含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和诗意。这种诗情诗趣和美好景色，正因为“无人”，故“自落”、“空啼”、自萋、自流，言外则独有“春行”的诗人自己才能充分领略品味这平常春色中所寓含的无限生机与诗意。这才是诗人“寄兴”的真意所在。“花自落”“鸟空啼”所表现的并非伤感与凄凉，而是遗憾如此大好春光无人欣赏，而为自己所独赏也。比较王维《辛夷坞》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为静观默会之境，一为动态行赏之境，一为自赏中微寓自伤之境，一为自赏独得之境，一则寂寞，一则活跃欣喜，区别显然。

[注释]

①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②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③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④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⑤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⑥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⑦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⑧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⑨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⑩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⑪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⑫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⑬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⑭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⑮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⑯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⑰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⑱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⑲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⑳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㉑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㉒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㉓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㉔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㉕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㉖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㉗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㉘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㉙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㉚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㉛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㉜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㉝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㉞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㉟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㊱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㊲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㊳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㊴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㊵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㊶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㊷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㊸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㊹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㊺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㊻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㊼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㊽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㊾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㊿ 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贾至

贾至(718—772)字幼邻,一作幼几,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元年明经擢第,释褐校书郎。天宝末任起居舍人,知制诰。从玄宗入蜀,迁中书舍人。肃宗乾元元年(758),出为汝州刺史。翌年贬岳州司马。宝应元年(762)代宗立,召复中书舍人,二年迁尚书右丞。广德二年(764)转礼部侍郎,次年知东都贡举。大历三年(768)迁兵部侍郎。五年,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七年,以右散骑常侍卒。贾至掌诏诰多年,朝廷典册多出其手。有《贾至集》二十卷,别集十五卷,已散佚。《全唐文》录其文三卷,《全唐诗》录其诗一卷,两《唐书》有传。

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二)^①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②。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③。

[校注]

①作于乾元二年(759)秋。时贾至贬岳州司马。《新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三月,“壬申,九节度之师溃于湓水……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汝州刺史贾至奔于襄、邓”。贾至岳州之贬,即因此事而致。按:贾至乾元元年由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当因坐房琯党所致,此次贬岳州司马,其处罚远较崔圆、苏震为重,仍与受房琯事牵连有关。巴陵,唐岳州巴陵郡,州治在今湖南岳阳市。李白亦于乾元二年遇赦东归,夏秋之交,应友人裴隐之邀至岳州,与贾至相会,共游洞庭。裴九,名未详。贾至另有《别裴九弟》《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李白有《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诗,所指均同一人。李白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当与贾至此三首为同时之作。②《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前二句化用其词意。③湘娥,湘水女神,传为尧之二女,舜妃。《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文选·张衡〈西京赋〉》:“感河冯,怀湘娥。”李善注引王逸曰:“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及,堕湘水中,因为湘夫人。”则湘娥、湘君、湘妃实同指。李白诗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亦可证。

[笺评]

蒋仲舒曰：末句翻李白案。（《唐诗广选》引）

钟惺曰：（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二语不是翻太白案，“白云明月”四字，正为“不知何处吊湘君”下一注脚。（《唐诗归》卷十三）

唐汝询曰：上用《楚辞》语布景，下遂有湘娥之吊，逐臣托兴之微意也。（《唐诗解》卷二十六）

郭濬曰：无聊之甚。此景此地同此人，哪得不如此！（《增定评注唐诗正声》）

徐增曰：泛洞庭湖，却以“枫岸”衬起。初至巴陵，是从水路来，岂不要同岸上一游，无奈枫岸落叶之纷纭，同是迁客，哪能堪此景况，所以去泛洞庭湖。洞庭秋水如练，至晚无风，但见微波之荡漾，因而兴发。遂乘轻舟而去，不论远近，亦犹子猷雪夜剡溪，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之意，全不作主张。正见此身迁谪，一凭执事意思，随他去罢了，胸襟何等洒然。乘兴时，初是晚天，直至月出。月光下映，水天一色，复有白云于其间，煞好光景。作诗至此，如何结束？借“吊湘娥”以结之。此在有意无意之间，勿认做真去吊湘娥也。“吊”字从迁谪不得意中写出。（《而庵说唐诗》卷十）

王尧衢曰：“枫岸纷纷落叶多”，枫岸贴秋江，初至巴陵时一路是水，两岸纷纷落叶也。“洞庭秋水晚来波”，泛洞庭时见秋水无风，至晚来而见微波之荡漾。“乘兴轻舟无近远”，于是兴发，乘轻舟而去，听其所至，不论远近。盖此时贾、李同被迁谪，放开胸襟，以取物外之乐。“白云明月吊湘娥”，向固晚矣。徐而月上，又有白云点缀，水光映月，上下一色。因思昔之玩此水月者，已有湘娥，今湘娥去而云月留，可用云月以吊湘娥矣。湖中君山，有湘娥庙，故云。（《古唐诗合解》卷五）

沈德潜曰：前人谓末句翻太白案。试思“白云明月”，仍是“不知何处”矣，何尝翻案耶！（《重订唐诗别裁集》卷十九）

黄叔灿曰：李白诗“不知何处吊湘君”，此云“白云明月吊湘娥”，各极其趣。上半设色，亦各有兴会。（《唐诗笺注》）

李锜曰：太白云“不知何处吊湘君”，此翻其语而以“白云明月”想象之。然云“无近远”，则虽处处可吊，仍无定处可指也。与太白诗若相反而实不相悖。（《诗法易简录》）

宋顾乐曰：神采气魄，不似太白，而景与情含，悠然不尽，亦是佳作。（《唐人万首绝句选》评）

富寿荪曰：与太白诗同为托兴湘君以抒迁谪之思，唯“乘兴”句较为洒脱，不似太白之一味怅惘耳。（《千首唐人绝句》）

[鉴赏]

贾至的这组题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的七绝组诗，与李白的七绝组诗《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舍人至游洞庭五首》，时地季候景物均相似，但题内提到的与游友人则有同有异，看来应是乾元二年秋先后两次游洞庭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贾至的这首“枫岸纷纷落叶多”，与李白的那首“洞庭西望楚江分”，一则曰“晚落”，一则曰“晚来”，一则曰“不知何处吊湘君”，一则曰“白云明月吊湘娥”，词意相关之迹显然。前人至有此诗末句翻李白案的评说，但从贾至此诗题内“初至巴陵”之语推测，贾至的这组诗似应在前，而李白的那组诗则应在稍后。至于“吊湘娥”与“吊湘君”的关合，有可能是李白有意酬和也有可能是偶然巧合，不必深究。

诗的前幅写薄暮时分洞庭湖畔枫叶纷落、洞庭秋水微波荡漾景象，系乘舟同泛洞庭湖所见眼前实景。但实中寓虚，其中暗含《楚辞·招魂》及《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及意境，从而暗逗末句“吊湘娥”。两句中都没有明提秋风，但无论是岸边枫叶之纷纷飘落，还是洞庭秋水的微波荡漾，都和秋风密切关联。这两句所描绘的景象，于阔远中略带萧瑟凄清的色彩，与诗人以迁客的身份处境泛舟洞庭时的心境相合。

三、四两句进一步写乘兴泛舟、凭吊湘娥的情思。“乘兴轻舟”四字，贯通前后幅，表明全篇所写均为“乘兴”泛“轻舟”于洞庭上时所见所思所感。曰“乘兴”、曰“轻”，则此游的心境实有畅适轻松、兴会飏举的主要一面，“乘兴轻舟”之语，前人或引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来之事，虽未必有意用事，但确实给能以畅适情性的感受与联想，这从句末的“无近远”三字中尤可见出。兴之所至，无论远近，任轻舟之飘荡，其兴会淋漓之情状可想，而末句之“白云明月吊湘娥”，也正是“乘兴”泛“轻舟”畅游洞庭过程中的一个诗意悠邈的项目。“吊湘娥”之想，本含有迁谪之思，但在“乘兴轻舟无近远”的行程中，又有皎洁的“白云明月”作为凭吊的背景，这“吊湘娥”之思便被诗意化了，诗人原本怀有的迁谪轻愁也在这畅适的乘兴之游和阔远的境界中得到了化解，原有的自伤情绪转化为自适与自赏。

元 结

元结(719—772),字次山,自号元子、漫叟等。郡望河南,世居太原,后移居汝州鲁山(今属河南)。天宝十三载(754)登进士第。安史乱起,举家避难于猗玕洞(在今湖北大冶),后又迁于灊溪(在今江西瑞昌)。乾元二年,以国子司业苏源明荐,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旋以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招集义军讨史思明。上元元年,充荆南节度判官。宝应元年,拜著作郎,辞官退隐樊上。广德二年、永泰二年,先后两任道州刺史,招抚流亡,有政声。大历三年,迁容州刺史,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使。七年病卒于长安。曾编沈千运等七人诗为《篋中集》,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提倡淳古质朴之诗风。其《春陵行》《贼退示官吏》忧念黎庶,得到杜甫的高度称赞。有《元次山集》十卷行世。《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新唐书》有传。

欸乃曲五首(其二)^①

湘江二月春水平, 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②, 守吏相呼问姓名^③。

[校注]

①诗作于代宗大历二年丁未岁(767)二月。诗序云:“大历丁未中,漫叟结为道州刺史,以军事诣都使(指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还州,逢春水,舟行不进。作《欸乃》五首。令舟子唱之,盖以取适于道路云。”欸乃,摇桨荡橹声。《欸乃曲》,犹船夫曲。诗共五首,此为第二首。元结《欸乃曲》:“谁能唱欸乃,欸乃感人情。”题注:“棹舡之声。”②唱桡,边摇桨边唱歌。桡,船桨。平阳戍,唐代军镇,属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大历四年二月后徙湖南军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自湖南观察使府所在地衡州返回道州,须溯湘江而上,经过平阳戍。③戍守平阳戍的守吏呼问过往船只上客人的姓名,查验放行。

[笺评]

宋顾乐曰:轻轻浅浅,悠然在目,味正在逼真。(《唐人万首绝句选》评)

俞陛云曰:桡歌与《竹枝词》相似,就眼前景物,随意写之。此诗赋夜行船。后二句言榜人摇橹作歌,将过平阳之戍,津吏以宵行宜诘,呼问姓名,乃启关放客。此水程恒有之事,作者独能写出之。(《诗境浅说》续编)

刘拜山曰：于一片和平宁谧之中，仍露出战乱未息景象，恰与“以军事诣都使”序意相合。（《千首唐人绝句》）

[鉴赏]

元结的诗，淳古淡泊，绝去雕饰，迥然有别于当时的主流诗风。但质朴过甚，不免流于枯淡，即使被杜甫盛誉的名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亦在所难免。但他的这组诗中的二、三两首，却是在保持其真朴自然本色的同时具有真切隽永情味的优秀作品。

诗的前幅写月夜行舟情景。时值仲春二月，湘江水涨，江水与岸齐平；一轮满月，映照着变得宽阔了的江面，江面上吹来了和煦的春风。这明朗宁静、和煦美好的湘江月夜的环境氛围，正是最适合乘舟夜行的时刻。句末点出“宜夜行”三字，为全篇叙事写景抒情的主干。两句节奏轻快，韵律和谐，色调明朗，洋溢着喜悦欢快的感情，颇具民歌风味。

三、四两句，截取月夜行舟中遇到的一个场景，作特写式的描绘。“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便是船出衡州之后，溯湘江而上所经过的一个戍镇。船夫一面摇桨，一面悠悠地唱着桡歌，这声音打破了月夜的寂静，也惊动了岸边的戍吏，于是便悠悠地相呼，问船上客人的姓名。这种船过相呼问姓名的情景，日间自然也时有发生，但在寂静的月夜，却使夜行舟的旅人感到非常新鲜、喜悦，给原本寂静的夜行平添了兴味。诗人正是在不经意中感受到了这一场景所蕴含的真切的生活气息和浓郁诗情，于是不加雕饰地将它写入诗中，遂成月夜行舟绝妙的写生。

或谓“相呼问姓名”透露出战乱未息景象，恐求之过深，既与全篇的“和平宁谧”氛围不协调，也与后两句音情摇曳的格调不符。这组诗的第三首说：“千里枫林烟雨深，无朝无暮有猿吟。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将船夫所唱的《欵乃曲》比作“韶濩音”，正说明它所透露的绝非战乱气息，那“守吏相呼问姓名”的声音实际上也融入这“云山韶濩音”中了。

孟云卿

孟云卿（约725—？），鲁山（今属河南）人。开元末，随昆山陶岷泛游江湖。天宝中应试不第。乾元元年（758），与杜甫相遇于长安、湖城。永泰二年（766）为校书郎，寻客游岭南。大历二年（767），流寓荆州；八年，在广陵遇韦应物。与元结友善，结编《篋中集》，收孟诗最多。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称“当今古调，无出其右”，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高古奥逸主”。《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十七首。

伤时二首（其一）^①

徘徊宋郊上^②，不睹平生亲。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③。大方载群物^④，生死有常伦^⑤。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岂伊逢世运^⑥，天道亮云云^⑦。

〔校注〕

①据诗题及诗中“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之语，此诗当作于安史之乱期间。又据首句“徘徊宋郊上”，诗当作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抗拒安史叛军之战事结束以后。史载，至德二载十月癸丑，“安庆绪陷睢阳，太守许远、郢州刺史姚闾、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死之”。乾元中，宋州刺史有李岑、刘展。此诗或作于乾元间。②宋郊，宋州郊外。唐河南道宋州睢阳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南）。③孟津，指孟津渡口，在今河南孟州市西南。按，据此句，似当时孟津一带有重要战事。乾元二年（759）三月，九节度之师溃败于相州，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战马万匹，唯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此句或指其事。④大方，犹大地。古代认为天圆地方，故称大地为大方。《管子·内业》：“人能正静……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尹知章注：“大方，地也。”⑤常伦，犹常理，常规，一定的规律。⑥伊，语助词，无义。世运，时代治乱兴衰之气运。此处犹言衰乱之世。⑦亮，诚然。云云，如此、这样。意指天道诚然像这样盛衰轮回交替。

〔笺评〕

高仲武曰：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气伤怨。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

人”，方于《七哀》“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则云卿之句深矣。虽效于沈、陈，才得升堂，犹未入室，然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中兴间气集》卷下孟云卿总评）

刘辰翁曰：子昂风调。（《唐诗品汇》卷十七引）

[鉴赏]

元结编《箠中集》，收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诗二十四首。他们大部分是贫寒失意的文士，其诗多悲慨人生，感情基调苍凉而风格古朴，多为古体。其中亦偶有伤时悯民之作。孟云卿的这首《伤时》，就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诗作于安史之乱时期，约在乾元二年（759）。

起二句点出“宋郊”这一特定的地点，作为全篇的感兴之由。“徘徊”二字，描绘出诗人徘徊踟蹰于宋州郊外，迥然孤孑的身影。紧接着，用“不睹平生亲”五字，透露出诗人身处过去非常熟悉的地方，却不见平生亲朋故旧的无限伤感，点醒上句“徘徊”二字中所蕴含的内心活动。这里所抒写的只是一种“所遇无故物”式的陌生感和孤寂感，而导致“不睹平生亲”的原因则引而未发，留待下文揭示。

“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第三句正面揭示诗人迥然独立于宋州郊野，不见平生亲故时的“伤心”情绪，第四句紧接着推进一层，展现出千里悲风，自西向东席卷而来的景象。境界旷远迷茫，情调悲凉沉郁。点出悲风来自“孟津”，自是诗人有意透露的讯息。孟津在遥远的商周易代之际，就是周武王会诸侯伐纣的战场，点出这个特殊的地点，正暗示它与战争的联系。而“悲风来孟津”的阔大悲凉景象，则加强了诗的萧飒感，诗人的悲慨进一步加深了。

“大方载群物，生死有常伦。”五、六两句上承徘徊宋郊“不睹平生亲”的悲感，先用议论衬垫一笔，说大地承载生育群物，其生死都有一定的常规，都会遵循由幼而壮而老而灭的自然规律，目的是为了逼出下文，揭示“不睹平生亲”的违背“生死”之“常伦”。

“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七、八两句突然拔转，揭出全篇主意：虎豹这样凶残的野兽，尚且不相食，可悲的是这一带竟然发生了“人食人”的惨痛景象。古代社会中发生“人食人”的现象，多由于严重灾荒导致的饥荒和惨烈长久的战争。诗中所揭示的“人食人”的现象正缘于安史之乱。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收诗起至德元载（756），止于大历十四年，说明此诗作于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宋州一带发生“人食人”惨象的，当指至德二载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坚守睢阳危城时发生的现象。《通鉴·至德二载》：十月，“尹子奇围睢阳，城中食尽……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

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坚守睢阳危城而不遁，是为了屏蔽江淮，出于战争全局的需要。因此，这里用极其沉痛的笔调揭示这种有违生死常伦的惨象，其矛头所指自然是发动叛乱的安史及其余孽。诗情至此，达到最高潮。

“岂伊逢世运，天道亮云云。”这是诗人对这种惨象和目前尚远未结束的乱局所发的感慨。岂料自己竟遇上了这样的衰乱之世，这也许就是盛衰之交替的天道使然吧。无可奈何，只得将这种惨象归之于冥冥不可知的世运和天道。这种解释，也许显得有些苍白，但联系杜甫《新安吏》中的“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其弦外之音当不难默会。

这首以伤时感乱为主旨的诗，通篇不作具体细致的描绘，而以大笔挥洒濡染出之，诗中展现的旷远迷茫、苍凉惨烈的境界，正是时代氛围的典型反映。虽有议论，却融化在统一的悲凉氛围中，并不显得偏枯与游离，相反地，却给人一种既大气磅礴又沉郁苍凉的感受。诗的风格乃至具体的诗句，都显然可见阮籍的《咏怀》“徘徊蓬池上”一首的影响，但却较阮诗更浑沦虚括。

【主文】

此诗为五言古体，首句“睢阳”二字，点明地点，次句“城下”二字，点明环境，三句“健儿”二字，点明人物，四句“尽死”二字，点明结果，五句“安知”二字，点明情感，六句“天道”二字，点明哲理，七句“岂伊”二字，点明反问，八句“逢世”二字，点明背景，九句“运”字，点明命运，十句“亮”字，点明昭示，十一句“云云”二字，点明感叹。全诗以“睢阳”起，以“云云”结，中间以“健儿”、“尽死”、“安知”、“天道”、“岂伊”、“逢世”、“运”、“亮”等词，层层递进，情感真挚，意境深远。诗中“健儿”、“尽死”、“安知”、“天道”、“岂伊”、“逢世”、“运”、“亮”等词，均与《咏怀》“徘徊蓬池上”一首相呼应，体现了阮籍诗歌的影响。

【释美】

“睢阳”中，中书制述雅别，首效尚诗，世西制其，冷有以不加温冷失严，白泪服前除云庄，“吾伊到必数英，安得直书”翻耳。山西晋日世云州，文野人风好尚相。